



天行九歌

心之逆鱗

沈乐平 五鱼玄照

痕迹 / 绘

著



天行九歌



心之迹
鳞

沈乐平 五鱼玄照 著

痕迹 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行九歌·心之逆鳞 / 沈乐平, 五鱼玄照著; 痕迹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56-7632-0


I. ①天… II. ①沈… ②五… ③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8599号

◎ 玄机科技

天行九歌·心之逆鳞

Tianxing Jiu Ge · Xin Zhi Nilin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沈乐平 五鱼玄照
绘 者 痕 迹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焜伟

责任编辑 顾 菲 徐嘉悦 苏靖文
美术编辑 罗俊毅 周文旋
制版印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24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7632-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录



- | | |
|-------------------|-------------------|
| 第一章 阴兵借道·····001 | 第二章 潜龙易宝·····009 |
| 第三章 借刀杀人·····021 | 第四章 雏凤初鸣·····029 |
| 第五章 浮浪公子·····035 | 第六章 紫兰云诡·····045 |
| 第七章 九泉金气·····063 | 第八章 见龙在田·····075 |
| 第九章 赤炼噬鬼·····089 | 第十章 黑铁之狱·····099 |
| 第十一章 囚徒困境·····107 | 第十二章 魔鸦勾魂·····117 |
| 第十三章 食言而肥·····129 | 第十四章 或跃在渊·····143 |
| 第十五章 分金之戏·····155 | 第十六章 博弈有术·····169 |
| 第十七章 坐山观虎·····191 | 第十八章 龙战于野·····195 |
| 第十九章 密云不雨·····203 | 第二十章 风起萍末·····215 |



第一章

阴兵借道

天色晦暗，似乎断绝了一切生机。

如铅的光线压下来，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四周的怪岩老木，森然如噬人之兽，零星而下的雨丝在残余的夕照下带着一种诡异的暗红色，就像被噬之人四溅的血。

好浓的死气！

不要胡思乱想！百里明暗暗地咒骂自己一句。多年冲锋陷阵，杀人如麻，为何如今还像一个从未经过生死浴血的新兵一样沉不住气？难道就因为这里是……

百里明打了一个冷战，心有余悸地看了看前方山口，忽然如怪脸一般的山岩似乎冲着他无声狞笑了一下。

百里明吓得下意识拉住缰绳，马蹄倒行几步。

揉目重看，却又无异。也许是眼花了吧，百里明深吸一口气

定定心神。

雨气入胸，凉彻心脾，毕竟已是十月深秋的天气。

然后他撮唇发出了哨声，一短二长。

马上就有了反应，前方至山口沿途每隔二十丈依次响起了两长一短的哨声，那是派出去先行探路侦察的斥候。

百里明偷偷松了一口气，至少目前一切正常。

这儿离韩国都城新郑只有十里之遥，却好像两个世界一样。

多年的战乱使得远离城池的百姓不是死绝了就是逃入了城中。仅十里之行，便已是处处白骨荒村。

又何况是这里！这个要命的地方！

百里明掏出一个号角鼓气吹响，角声雄浑低沉却极具穿透力。

号角声犹在山巅回响，一支车队的前锋即已转过后面的山脚，冲着百里明的方向络绎而来。

车上满载着无数麻袋，上有封条，封条上盖着韩国内府血红的大印。看车辙的印迹，麻袋里的东西分量不轻。

当前有一队重甲骑兵开道，并列护着两杆大旗，墨底金字，左书“安平”，右写“龙泉”。

旗下是一白一灰两匹神俊异常的名驹，马背上懒洋洋地坐着两个人，皆衣着华丽奢靡。瘦者阴鸷，胖的那个虽笑容憨厚，瞳孔中却常常闪过不引人注意的光芒。

百里明赶紧驱马上前行礼道：“两位王爷，前方一切平安。不过……”

瘦子不耐烦地从鼻孔喷冷气，道：“讲！”

百里明道：“再走一箭之遥，就要进入断魂谷了！”

“断魂谷”三字一出现，现场的空气突然如同冰封一样，连马的轻嘶和草丛中的虫鸣都像被一把刀猛地砍断。

一个年轻的骑兵脸色煞白，忍不住看向另一个年长的同袍，眼睛中满是藏不住的恐惧，轻声道：“那里不就是……”

年长的骑兵用凌厉的眼神制住了他。

瘦子举目瞭望，眼神却空洞如盲，喃喃道：“这么快就到了啊……”

胖子强笑道：“老四，你也信那种事吗？”

瘦子咧嘴想笑却没笑出来。

百里明趁机说道：“两位王爷，兵法有云：夜、雨、险、迷，慎行也。现在四样俱全，我等是否就在断魂谷外扎营，待明日……”

瘦子怪眼一翻，厉声道：“不行！”

百里明立刻收回了后面的话，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四王爷龙泉君的脾气。

胖子安平君捋着胡子拿腔拿调道：“兵法说的也许没错，不过兵法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大王的王法，对不对啊老四？”

龙泉君面寒似水道：“边关军情紧急，大王有令，这批军饷必须在十日之内送达。有所延误者，斩！”

全军凜然肃容，一时百马齐喑。

龙泉君遥望雨幕暝色中依稀可见的黑风山口，一字一顿地哑声道：“就算前面真的是黄泉地府，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百里明绝望地叹口气，大声下令道：“传令全军，冒雨夜行断魂谷，不得迟疑！”

各队军官纷纷大声号令，军令立刻被连续不停地从前队传向

后队。

这时后面车队旁有火光一闪。龙泉君勃然大怒，策马冲过去，兜头就是几鞭子，还未完全点燃的火把掉在了地上，滚了几滚就熄灭了。

龙泉君厉声道：“谁让你点火把的?!”

点火的兵卒吓得面无人色，哆嗦道：“天黑路滑……我，我只是想照一下路……”

龙泉君呵斥道：“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再生明火，以防招来贼人！”他又提高声音呼喝：“都听到了没有？”

全军响应，声震山谷。

几个军官疑惑不解地互相看看，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车队再度启程，缓缓行向细雨暮色中越发显得诡异险恶的断魂谷。

没有人注意到，路旁的一棵枯树上，有一只漆黑的乌鸦如融于暮色的暗夜精灵，一直在看着他们，鬼火一样的瞳孔中带着一丝嘲讽，一丝怜悯，一丝恶毒的快意……

车队进入断魂谷的时候，雨势变大，还起了大雾。

迷雾中，山谷两侧的密林怪石时隐时现，气氛阴森。护送军餉的士卒都是百战精兵，血海尸堆里打滚出来的，这吓不倒他们。倒是山路湿滑是个大麻烦，又无火把照明，车队行进得十分艰辛。

百里明驱马而行，看着因为推车拉纤频频滑倒而叫苦不迭的部下，心里暗暗咒骂龙泉君和安平君的不近情理。

一个军官紧趋几步，与百里明并辔齐行，压低声音道：“百里

将军，一百年前的那件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

百里明神色凝重地点点头。

军官咽口口水道：“那……那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

百里明突然感觉一种无来由的烦躁，皱眉道：“这种村野传说多想无益，徒乱心神，赶路要紧！”

军官讪讪而退。

百里明抬头扫视一下四周，其实他又何尝有一刹那忘记过那可怕的传言。要不是军情如火，必须抄近路才有可能如期到达边关，鬼才走这条路！但就像他说的那样，多想也没有用，只求有惊无险尽快通过这要命的地方才是上策。

幸好直到现在为止，这传说中比幽冥黄泉更可怕的死境也不过如此，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诡异之处。也许那真的仅仅是村夫愚妇编出来吓唬小儿的故事。

可惜百里明的一口气还没有完全松下来，现实已经猛然击碎了他的侥幸心理。

前队突然一阵大乱，人仰马嘶。

百里明心里一跳，下意识就纵马上前，厉声喝道：“怎么回事？为何自乱阵脚？”

一个士兵已经软成了一摊泥，颤抖的手指指着前方道：“鬼……阴兵！”

百里明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猛然转头看向手指所向。

浓雾中，一个黑影寂然无声地站在前方道路正中。虽然隔着雾气，但仍能依稀可见——“他”的眼睛居然是两簇血红的火焰！

不要自己吓自己，这也许只是一个装神弄鬼、不知死活想劫

道的山贼。百里明试图这样安慰自己。

但是现实又一次击碎了他！

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骤然炸响，如火龙过天，郁积已久的大雨终于滂沱而下。

在亮彻洪荒的闪电之下，那个黑影的全貌一览无余。只见“他”执戟披甲，戟和甲的式样古旧，并非韩国之物，而且残破不堪，上面皆是斑驳的血迹！

最关键的是，这个人，没——有——脚！

“他”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皮影飘浮在大雾之中！

郑国阴兵！郑国阴兵！郑国阴兵！

百里明七窍震响，一片空白的大脑中只有一句话一直在回旋尖叫：它们终于来了！

电光连闪，两侧密林中又浮现出许多黑色鬼影，无声无息地向车队渐渐逼近，无数血红的眸子如飘浮在雨雾中的鬼火。

面对如此诡异的局面，全军意志已濒于崩溃，一个士兵尖叫道：“阴兵借道！这是阴兵借道！”

压队的安平君和龙泉君此时亦已策马赶至，看见此情此景，两人顿时也是脸色煞白！

安平君压抑不住心中的恐惧，向龙泉君求救道：“老四……”

龙泉君毕竟见过阵仗，勉强控制住了心神，拔出剑来砍翻了一个抱头鼠窜的逃兵，大喝道：“全军听令！雁翅队列保护军饷辐重，敢临阵脱逃者，族诛！”

百里明等军官也竭力控制住军心涣散的部属，兵分两列，护在车队两侧。

此时阴兵已逼近至十米开外，口中发出的嘶鸣声已清晰可闻。

百里明持剑下令道：“引弓！”

韩军士卒毕竟训练有素，虽然惊慌但还是纷纷熟练地弯弓上箭，对准逼近的阴兵。

百里明手心里满是冷汗，使尽浑身气力嘶吼道：“放箭！”

万箭齐发，军府特制的狼牙箭撕裂空气的声音就如鬼哭狼嚎。

然而更为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所有利箭居然从阴兵的身躯上一穿而过，化作一团绿色火焰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军哗然。安平君、龙泉君和百里明等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此时挡在前路的那个阴兵突然伸出了骷髅一样的手，指着车上的麻包，若有若无地发出了咒语般的怪声。

所有人惊恐和疑惑交杂的目光似乎也受到了某种神秘的牵引，纷纷看向那些麻包。

大雨如注，雨水不停地浇在麻包上，而那些麻包突然都冒出了缕缕的白烟，并开始渐渐瘪了下去，似乎里面的东西在不停地蒸发。

百里明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张大了嘴，哑声道：“军饷……军饷在变少！”

安平君和龙泉君也像泥塑一样呆在那儿。突然，龙泉君反应过来，发疯一样跳下马跑到车前，挥剑割开了麻包。

这下彻底看清楚了！麻包里原本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金锭犹如被一头无形的怪物吞噬着一般，正慢慢凭空消失，唯余一缕青烟。

龙泉君看着这不可思议的诡异场景，头上的冷汗比天上的瓢泼大雨更甚。

此时又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横贯八极，正在施展妖法的那个阴兵仰首向天，发出了一声无比凄厉的长啸。

啸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如万年难化的戾气，久久不散。



第二章

潜龙易宝

潜龙堂，戌时。

韩非又换了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懒洋洋地倚在靠几上。

华灯初上，在水银灯的映照下，这里愈发显得华美异常，身处其中如居东海水晶宫一般。

韩非喜欢享受。华服，美食，名驹皆所欲也，所以他感觉愉快极了。

何况这里还有美酒和美人。

一名俏丽的侍女手捧酒壶移步上来，准备为韩非斟上第二巡酒。

韩非急忙挺直了身子阻拦道：“且慢！”

侍女一惊，一双妙目疑惑地看着韩非。

只见这位韩国贵公子挪开了案上原有的酒杯，慢条斯理地打

开了手边的一个小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七八个不同式样的杯盏，在桌上一字排开。

侍女更加疑惑，问道：“公子……”

韩非忙将手指竖在嘴边道：“嘘……”

侍女只好闭嘴。

韩非沉吟着伸出手，白皙纤长的手指优雅地从每只酒杯上一弹而过，酒杯发出了悦耳如奏编钟的声音。最后，韩非的手指停在了一只白玉杯上。

韩非脸上露出了微笑，将杯子推向前，示意侍女道：“斟酒时小心，不要太满，七分足矣！”

侍女扑哧一笑道：“韩公子，饮一杯酒何必如此计较？”

韩非正色道：“好酒必要名器方能尽其美，这青梅酒只有用寒玉杯来盛才是绝配，马虎不得！”

侍女按其吩咐倒上酒。

韩非端起酒杯，浅酌一口，叹息道：“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侍女好奇地问道：“公子无论到哪儿都带着这么多酒杯吗？这多麻烦！”

韩非一笑，举手击掌，身后闪出一个小厮，上来麻利地收拾满桌酒器，然后抱起小箱子退下。

韩非眨眨眼道：“看见没有，有人帮我拿，所以我不麻烦。”

侍女笑得花枝乱颤。

韩非看着她如花的笑靥，也觉得开心极了。未经世事的少女的笑容，本是天下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

可惜，这么美好的事物在他生命当中越来越难以遇见。所以当有机会面对时，他才愈加珍惜。

就好比这次千里迢迢赶来潜龙堂。

潜龙堂是这些年来飞速崛起并名闻七国的一个神秘组织。它最为奇特之处便是它虽然身在江湖，却只与各国的达官贵人打交道。更准确一点说，是做生意。

潜龙堂的生意只有一种，那就是易宝。

珍宝这种东西，就跟美女一样，无论怎样珍稀罕有，天天把玩，终有一天也会厌倦。喜新厌旧，本就是人类最顽固的本能之一。

达官贵人搜尽天下奇珍，尤不餍足，总觉得别人手里的东西比自己的要更好一点，就像别人的妻房看起来总是更漂亮那么一点点。如果能交换一下，那就最好不过了。

这，就是潜龙堂赖以存在的意义。

潜龙堂每月朔望举办两次易宝大会，之前都会发信函给选定的客人，邀请其于某日某时携宝前来交易。他们每次选择客人的标准是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受到邀请的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尊贵，都很少会拒绝。为什么，也不得而知。

这就是潜龙堂的本事。

易宝的过程很简单，一般都是由潜龙堂主居中主持，由客人们自己互相谈判决定，交易成功后潜龙堂会向双方各自收取一笔不菲的佣金。

要知道前来易宝的客人非富即贵，都是在各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嚣张跋扈惯了的人物，难以伺候还是小事，一怒之下血流成河也绝不是虚言。他们带来的宝物也都价值连城，不知道天下有

多少人欲得之而后快。

但这些年来在潜龙堂上进行的每一桩交易都十分顺利，携宝奔波于长途的客人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点儿风险。

这也是潜龙堂让人感觉最深不可测的地方。

更过分的是，所有受邀前来易宝的客人，自接到信函的那一刻直至完成易宝回到家中，其间全部的迎送都由潜龙堂负责。而其招待客人的水准之高之奢华，就算是见惯大场面的权贵们也无可挑剔。

潜龙堂到底有多深厚的财力，亦是一个谜。

如果想得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很多更难解的地方。

依潜龙堂的开销用度来看，就算收取的交易佣金异常优厚，估计也会入不敷出。它肯定还有其他资金来源，但那又是什么？还有，如果易宝不能赚钱，它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地兴办至今……

这些有趣的问题，正是韩非愿意千里迢迢赶来潜龙堂看一看的原因。

对于潜龙堂，他实在是太好奇了，好奇得有一点不安……

何况，在这里还能看到许多世间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这也是人生中难得的美好享受，何乐而不为？

韩非又品了一口酒，然后开始认真打量四周。

这是一间形状奇特的大厅，六角形的厅堂正中间有一个桌案，案上用一块织云锦覆盖，下面应该就是参加本次交易的宝物。

以桌案为中心呈放射状，大厅四周被隔成了六个小隔间，门楣上分别用天干标注着各自的编号：甲、乙、丙、丁、戊、己。而每个隔间朝向桌案的那一面都有一道竹帘。

现在绝大多数竹帘都收起来了，所以能清楚看到房中客人的模样。

韩非转着酒杯，津津有味地打量着那些今晚将与自己做交易的人。

观察世人百态，也是韩非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甲乙两间的客人，韩非都认识。端坐在甲字阁中，腰杆笔直、顾盼有神的那一位，是燕国太子丹。韩非曾与其有一面之缘，印象甚好，想不到竟在这里重逢。

这时燕丹感觉到有目光注视自己，转过眸子，视线正好与韩非相接。韩非看见燕丹的眉头忽然一挑，想来是也记起了他，于是微笑着举杯遥敬。

燕丹不动声色地还礼。

而对于乙字阁中的那位，韩非就没这么好声好气了。雁春君，燕王喜的兄弟，太子丹的叔叔，燕国时下最不可一世的人物。看到他韩非就想到了那个人……

韩非感到一阵恶心。好在雁春君进来之后嘴就没有离开过酒杯，眼睛就没离开过侍女，根本没工夫理会别人。

丙字阁中的客人是韩非今晚最感到意外的，这个布衣青年除了脸上一直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微笑，其他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凡。不过有那么一刹那，韩非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柄锋利无比的剑！待定睛再看，却又看不出任何异常了。但韩非坚信自己没有眼花，所以他在心里深深地记住了这个人。

戊字阁是空的。接下来的己字阁虽然有人，却是竹帘垂落，只隐约看到后面有一个影子，而且一直都无声无息。